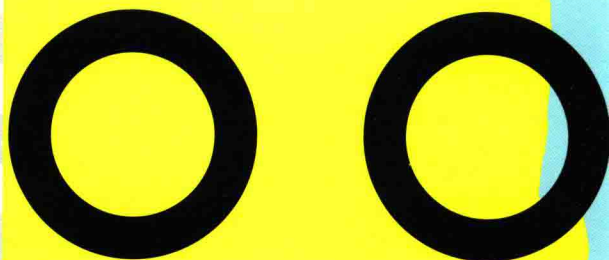




Mr. Bald

history teacher & 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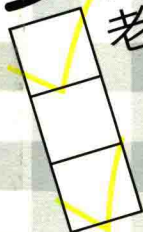
小饭——著

我不喜欢上课，
从来都没有喜欢过，
我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
眼睁睁地等着下课的铃声……

秃头的
我的

老

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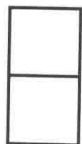


作家出版社

秃我

头的

老



师



Mr. Bald

小饭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秃头老师 / 小饭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5063-8880-1

I. ①我… II. ①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77776 号

我的秃头老师

作 者: 小 饭

责任编辑: 丁文梅

装帧设计: 好谢翔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0 × 200

字 数: 140 千字

印 张: 7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8880-1

定 价: 3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 我的不秃头的老师

这本书主要写一个我虚构的老师，以及虚构的师生情。当然还有更多、更荒诞的故事情节。

但是大家都知道，艺术创作是有原型的。我对富有学养、很有个性的年轻老师的想象，其实是来自我的初中班主任，一个在我心里永远充满活力、也很有趣味的男孩子。这几年我也常常跟他联系，偶尔喝酒，谈谈人生和过往。

在一个恰当的时候，某一位老师（导师）的出现，对于一个懵懂的小朋友，多少会有些影响的。

下面这些都是回忆，请允许我用天真、调皮，甚至自恋的口吻，来讲一讲我这位至今没有秃头的老师。

—

1994年8月30日，第一次见老诸，我12，他23。牛仔褲和T恤衫的打扮，刚从大学毕业，嫩得很。他在讲台上收学费的时候，我正跟刚认识的同学在教室的最后排叽叽歪歪。

老诸突然走到我面前指了指我的鼻子说：“你给我坐到第一排。”

后来点名的时候老诸吓了一跳，原来那个话特别多的小个子男生——我，竟然是班里的状元。可是因为我的不良表现，他还是没让我当班干部。我当然打算用我的实力征服他。我就像是跟人赌气般用功学习，期中考试，我还是第一名，算卫冕了。老诸再不给我个小官当，他都不好意思了吧。我也不是有官瘾，只是觉得被人瞧不起，尤其是被班主任瞧不起挺难受的。可是班长职位有人了，那人规规矩矩、忠心耿耿；副班长职位有人了，那人是个有钱人家的小孩儿，成绩也不赖；数学课代表、语文课代表、英语课代表……统统都有人，那些人还都没什么毛病。老诸也一定很苦恼，班里成绩最好的是平民，这起不到表率作用，尤其是在班会课。

最后他突发奇想，在一次班会课上突然宣布：“小饭，你来当‘班级委员长’。”

“班级委员长”，这是什么名头？老诸真滑稽。

好吧好吧，看来是个闲职，我也就屈就啦。得到了“官位”，我本性毕露，就再也没有努力读书的动力了……

当期终考试结束，成绩下来后，老诸一生气，顺利把我撤了职。

二

我不努力读书，但也有努力的项目。学校里到处都是乒乓球桌，我便沉迷于打乒乓球。因为我打得实在太好了，同龄人

被我一个一个打趴，我快感如潮，成就感非凡，自信心膨胀。当然年级里还有一些高手跟我实力相当，只有天完全黑了才能停止我跟他们的巅峰对决。在我的拍下，多少红双喜牌的乒乓球变成了冤魂！大家都评论说我的削球比丁松还出色（其实丁松那时候还没怎么出名，但上海乡下的球迷也知道他）。

一天，老诸找我谈话：“小饭啊，你告诉我，你打乒乓球能打到世界冠军吗？”

“我正在努力！”

“乒乓板没收！”老诸看我没有悟到他的言外之意，生气极了。

我一脸落寞地走出了办公室，心想，老诸你等着，今天晚上我一定要戳破你的自行车车胎。

这个计划没有成功，黄昏的时候我才发现老诸是走路回家的。

他原来连一辆自行车也没有。

三

老诸文绉绉的，尽管骂学生的时候嗓门很大，可一个大老爷们儿光嗓门大还是不够有说服力。

没料到后来老诸用另外的方式说服了我。

他说他要对我们进行素质教育。嘿！他还真是走在时代的前沿。一个录音机，一盘旧磁带，他拿着它们来到了教室。

“同学们，今天不上课，让你们听歌。”

曾经任“班级委员长”的我，被要求在黑板上抄歌词。

那是一首什么歌？《真的汉子》，林子祥演唱。林子祥是谁我们都还不知道，帅不帅也要打问号。

“做个真的汉子……做个真的汉子……做个真的汉子……”

激昂的旋律、令人振奋的歌词蛊惑了一群少男的心，大概那些少女也是喜欢的。这首歌我哼唱了足足十二年。

人生总结：我这么鲁莽、任性、倔强的性格，全是因为青春期没听对歌……以致后来有好几次在血脉贲张的时候，跟人打架。

四

有一次老诸当堂点评了我的作文。只因为我在文中引用了钱锺书的一句话。钱老先生，他的偶像。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在区的作文报上发表作文，但要不是引用了一句钱老先生的名言，恐怕老诸不会对我刮目相看。小荷才露尖尖角啊，一颗冉冉兴起的文学新星啊，有没有？老诸觉得有。我以为他要开始真正地栽培我。他请我去他家做客，吃他亲自下厨做的难吃得要死的蛋炒饭。

我勉强说了饱，又继而勉强说了好吃。擦完嘴，我就被他带进那间充满了油墨味道的书房。破书房里塞满了他从图书馆廉价收购的书。他笑着对我说：“你喜欢读什么书，随便挑……”

蛋炒饭虽然不好吃，这些可以“随便挑”的书还是让我满意的。那时候我感觉自己仿佛来到了银行的保险库。慧眼

识珠，我都没怎么考虑，第一本就挑了《废都》。

“这本你还不适合看……”老诸说。

我看出了他眼神中的犹豫，但我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人生不容犹豫。

“我偏要！”一个后撤步加上凌空鱼跃，我把那本“黄书”揽入怀中，做视死如归状，勇士成功了。

人生总结：我这么好色、这么流氓的性格全是因为青春期没看对书……如果没记错，看完《废都》我就开始发育了。

一个暑假过后我长高了五厘米。

五

暑假过后是寒假。寒假过后，我又长高了五厘米。

老诸结婚的消息传了出来。

老诸开始造房子，建设家园。不然拿什么迎娶新娘呢？他那时候二十四了吧，人生的第二个本命年。在可能请不起工人的情况下，带着我们一帮学生去他家敲砖头（以充三合土）。要不是乡村老妇老汉们法律意识淡薄，他绝对不可能得逞。

我们很傻很天真，觉得班主任家里的事就是我们学生的事，班主任家里有困难我们义不容辞。

老诸的家就在学校不远处，我们一路唱着歌推着小车，随着老诸晃晃悠悠地前行。老诸也很鬼，选的都是“劳动课”，不然就是“活动课”，学校领导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了目的地，我们干劲十足，热火朝天，砖头被击打的声响别提有多么动人！

回忆和梦境里，我通过那些黑白的镜头跟他保持着联系。

【1】

法国大革命，波涛汹涌。我的历史老师说这句话的时候唾沫飞溅，直冲我们的面门。我们的老师还说，这场声势浩大的革命具有浓烈的浪漫色彩。我们看到各自脸上的口水，觉得真是太浪漫了。

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我穿着崭新的裤子和衣服，听着世界近代史老师的课程，我突然对这个大革命有了浓厚的兴趣，竟然拿出一本笔记本。以前我是从来都不记笔记的。准确地说，使我产生兴趣的既不是世界近代史这门课程，也不是大革命本身，是我的老师说到了拉瓦锡。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个人很有意思。

我开始记录这段法国的历史：老师说什么，我就写什么；老师说到了拉瓦锡，我就更深情地凝望他——在那个时候，他讲到的就是我的兴趣所在啦。

老师说，拉瓦锡小学毕业的时候，很想当一名艺术家；

中学毕业的时候，很想当一名企业家；等他到大学里，他就转而要当一名化学家了——你说这个人有意思哇？这每一个梦想都伴随着拉瓦锡的成长，同时也让他备受折磨。比如说，他因此经常失眠。失眠还不算，失眠多梦才是真正可怕的。在他小学的时候，今天梦到五线谱，明天梦到画鸡蛋。传闻达·芬奇就是靠画这个起家的。但是拉瓦锡决定画番茄起家；然后有一天他就梦到他和达·芬奇两个人一起烧番茄炒蛋。梦里的情形十分糟糕，满屋子的油烟，什么都看不见，但是拉瓦锡却是五迷三道地炒啊炒的。老师说，这些就是一个艺术家所要付出的代价。

小学毕业的时候，拉瓦锡在毕业典礼上得到了发言的资格。老师说，此时的拉瓦锡，类似柏原崇在《一吻定情》里的角色。

拉瓦锡站在学校最高的礼台上，威风凛凛，他说：

“我是拉瓦锡，五年二班，今年就要毕业了。我很想在长大以后投身于艺术事业，至于哪一种艺术，是画画，还是唱歌，我犹豫不决。我相信我在这两方面都有天赋，试问，一个没有天赋的人，怎么可能成为一个艺术家呢？”

拉瓦锡发完言以后，就开始读中学了。

有一天班里有个女生喜欢上了他。照拉瓦锡的说法是：试问，有哪一个女孩子不喜欢艺术家呢？当然那时候拉瓦锡

离艺术家这个行当还很远。可脸皮很厚的拉瓦锡还说：试问，又有哪个正常的男孩子不喜欢漂亮的女孩子呢？

拉瓦锡觉得那个喜欢艺术家的女孩子很漂亮，还会打网球。这在当时也是一种特长，甚至能加分。多么多才多艺的好女孩子啊，多么难能可贵啊。拉瓦锡就想，等这个女孩子向他表白以后，立刻接受，毫不犹豫，并时时刻刻给机会让她表白。最后就在巴黎网球中心的一块网球场上，女孩子向他表白了，完成了拉瓦锡多年来的心愿。拉瓦锡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家，一定要有一个漂亮女孩子相陪伴。虽然拉瓦锡不会打网球，但那一次打得也是很尽兴，尽兴的时候还不忘记说：“I am OK.”

但就在那次打网球的经历之中，拉瓦锡却遭受了平生第一次重大的挫折。

那个女孩子的手臂并不算太粗壮，但是小姑娘家家的爆发力很惊人，在回一个拉瓦锡质量很一般的高球时，她十分不客气地狠命扣球，然后这个势大力沉的球重重地击在拉瓦锡的脸上，当场把拉瓦锡击晕了过去。女孩儿赶忙跑过来说：“小拉，小拉，你没事吧？快醒醒啊，别吓唬我。”一边说，一边重重地抽拉瓦锡的耳光，希望能抽醒拉瓦锡。后来当拉瓦锡的嘴里吐出了两粒小小的门牙，就醒了过来。

女孩儿看到拉瓦锡张开嘴巴的时候门牙不见了，不管是网球敲掉的，还是她巴掌抽掉的，都与她有直接的关系，就拼命地道歉。

而拉瓦锡觉得一个弱女子的小手只能抚摸人的皮肤，绝伤不到里面去，就认定是那个该死的网球所致，也没责怪女孩儿。他从地上爬起来后，就去踩那个死网球，一下子就将其踩扁，嘴里还嘀咕：“试问，这么软的一个网球，怎么可能敲掉我坚硬的门牙呢？”

这个生平的第一个劫难让拉瓦锡学会了用怀疑的态度来看待这个世界。他的那句口头禅就更是从思想上跟他匹配起来了。

拉瓦锡跟那个女孩子谈恋爱后，花钱如流水，手头一直都很紧张，还经常找一些哥们儿借钱，搞得很没有面子。这时候他晚上做的梦里番茄炒蛋显然少了，经常是他一个人眼睁睁看着银行，坐在银行门口和拿着手枪的叔叔探讨问题，他靠这个来追忆他的似水流钱。梦醒时分，拉瓦锡觉得路漫漫其修远，而我们不能没有钱。从这个时候起，他就开始放弃当艺术家，决定改行做老板，当一名企业家。

在拉瓦锡读中学的时候，他的同学们都既不想当艺术家，也不想当企业家，每天只顾着看各种小说，例如莎士比亚写的黄色小说，兼备武侠和古典的希腊古代神话，都是那时候比较流行的畅销书。

老师在这里顿了一顿，说：“比现在的什么卫慧、安妮不知道好看多少。”

拉瓦锡也跟他的女朋友去借来看，如你所知，他们都是穷光蛋，只能借而买不起。如果你看书够快的话，借书是一

种比较划算的办法，可惜拉瓦锡看书很慢。（他看书就像看现在的股市行情一样，他大概认为刚刚看过的那行字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出现涨跌变化。老师又打比方道。）相反，他的女朋友看书奇快，简直就是一目十行。他们俩看书的时候，拉瓦锡经常是满头大汗，看完了一页就不停地喘粗气。

尽管是这样，还是被他的女朋友提醒道：“看书这么慢，今天看不完明天你去还。”

拉瓦锡觉得这样拖累人家不好，而且看书慢实在不是一个好习惯，决定痛改前非，练习阅读速度。拉瓦锡的女友也有相同的认识，非常支持拉瓦锡练习阅读速度的决定，于是在那一天，女友让他站在一排树前面，规定他在五秒钟之内，数清楚上面停着几只鸟。虽然这种训练跟读书关系不太大，但他们显然很投入。可是拉瓦锡眼珠子猛转了五秒钟，还是数不出来，痛苦得几乎要哭。他转身跟他女朋友瞎说道：“大概有一百来只。”他说完了还自言自语，“试问，又有谁能数得那么清楚呢？”

他的女朋友狂笑一阵子，然后捡几块小石块儿，使劲掷向那片树林，结果小麻雀就掉落下来。女孩子说：“美味的烤麻雀肉啊……数不出来就不让你吃。”

不让吃不要紧，拉瓦锡只是很奇怪，为什么轻而易举地就能致鸟于死地。他甚至还觉得，他女朋友这样做是不是太残忍了？他女朋友叫夏什么的，像女朋友叫他小拉一样，他叫他女朋友夏娃。

夏娃真残忍。拉瓦锡看着那只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麻雀

愤怒地想。

拉瓦锡很快就要中学毕业了。虽然经过了训练，但是他看书的速度依然很缓慢，而说“试问”这两个字的频率却直线飙升。他不停地在老师的办公室里试问——他认为在考大学这个重要时期，一定要努力，不然就只能当个体户了；而他的要求是要当一名企业家，所以一定要进一所好的大学深造。他暂时忘记了番茄炒蛋，也暂时忘记了追忆他的似水流钱，只是不忘记试问。因为拉瓦锡已经丢了他的两粒门牙，所以他试问的时候会从口中鼓出一阵风。拉瓦锡当天吃鱼，就出鱼风；当天吃虾，就出虾风；当然喝酒，就出酒风，然后整个办公室就像食堂一样充斥着饭菜味道。这还不算，拉瓦锡身材高大，肺活量也很大，一个试问经常能刮倒一叠作业本子，让那些倒霉的老师不得不重复地将作业本子从地上捡起来。后来老师们有了经验，等拉瓦锡试问前夕，就一个纵身扑倒抱住桌上的作业本。不知为什么，拉瓦锡看到这种场面就会会心地微笑，简直有点儿变态。除了变态之外，他还像一切负心的男人一样，为了自己的企业家前途而抛弃了自己的夏娃，他的漂亮女朋友。拉瓦锡卑鄙地认为，女朋友总是会有有的，就像面包总是会有有的，企业家总是会有的一样。最重要的是要进一所好大学。（当时拉瓦锡填报的是赫赫有名的巴黎大学。）

想着想着，拉瓦锡就甜蜜满足地睡着了。

老师没把拉瓦锡的故事讲到大学里，这堂世界近代史的课就草草结束了。我埋头做着笔记，没想到老师走到了我的前面，跟我说：“瞧你上课一直记着东西，你都记了些什么啊？”

如你所知，上级都很关心下级的工作学习情况，为的是将来升职加薪拍更上级的马屁。但是老师这个职业有点儿困难，我的意思是：一个学校那么多老师，名额又那么有限，不太容易。

老师又跟我说：“你这密密麻麻的是啥啊？”这时候他已经离我咫尺距离，他的体味也迎面扑来——他喝过酒了，也抽过烟了，估计还是骆驼牌，我偶尔也抽抽的那种。他的味道很明显，男人味也十足，几乎让我爱上他。假如我爱上他，不仅是师生恋，还是同性恋，绝对是能轰动的电影题材。他想要看我的笔记本子，我就大大方方地让他看。但我没有回答他问题。

“这些都是我说的吗？”他的话好像是自言自语，从而使这句话包含了幽默感——明明都是他刚刚在课上说的，现在这时候又要抵赖。不过老实说，不管是我记的，还是他说的，我总觉得离考试的大纲相去甚远，也许这就是历史老师的风格吧。历史老师总是那样出色。根据我的经验，历史老师的风格都那么明显：不是秃子，就是三角眼。我的这个历史老师不仅是秃子，而且还是三角眼，基本上就是历史老师的楷模。

老师说：“没想到我讲的内容还有点儿意思。”然后摸

了摸我的脑袋。要不是我跟他不熟，我一定冲上去揍他。我最恨别人碰我的头了。此外，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这是在勾引我。

然后他就走了，没有收到我的一句回答。

不管怎么说，这堂历史课是有点儿意思，从此我对世界近代史就更有兴趣了。我期待着下一堂课的来临。我轻轻地合上我的本子，将在下一堂历史课上重新打开它。

【2】

我所盼望的第二堂历史课来临了。老师说：“起立。”然后我们听话地都立了起来。我们注意到，老师的发型没变，还是那样秃，但是他却穿了很鲜艳的衣服。

老师说道，让我们继续讲拉瓦锡——他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巴黎大学，美中不足的是：他原本想学经济，但是经济实在是太热门，拉瓦锡没进成。后来拉瓦锡就进了化学系。拉瓦锡得到通知的那天晚上狂叫：“老子怎么能进这个没出息的系呢？”这句话要是让后来成为他同学的同学知道的话，一定要了他的命。但事实是，这不是拉瓦锡的劫难，而是整个巴黎大学化学系和化学系的教授们的劫难。

拉瓦锡进化学系之初，一度心灰意冷，觉得他那个企业家的梦想遥不可及了，但是他马上又对化学产生了兴趣。这事情简直就是没缘由。拉瓦锡对化学产生了兴趣以后，又经常跑到化学系主任的办公室里试问，整死了不少头发花白的